

北極純淨至美



▲作者曲飛(中)與極地探險專家張偉賢(右)和其助手合照

香港人愛旅遊，只有兩、三天假也要出走一趟，近年間更湧現了一些旅遊達人，喜歡深度遊，更專挑港人鮮有踏足之地，越走越偏，例如北極。

曲飛(文) 張偉賢、井望天(圖)

我不是旅遊達人，但十多年前已踏足以色列，穿過鐵絲網鑽進加沙地帶遊走；2009年後遊遍新疆南部，走進峭壁上有整條牛隻形狀的峽谷；興建青藏鐵路前坐在西藏納木錯洗滌心靈……今年四月中，再挑戰自己，踏足北極。

香港人往北極，當然不是前赴地球最尖端的北極點，而是北極地區的最大群島斯瓦巴群島(Svalbard)。它是挪威最北的國土範圍，旅客需在首都奧斯陸轉乘內陸機到達世界最北、有像真度的北極熊icon迎接的Svalbard Lufthavn機場。

既到奧斯陸，定必要到每年頒授諾貝爾和平獎的奧斯陸市政廳及其博物館參觀。1931年起施工的紅磚外牆古建築物，內裏壁畫以人民為主題，但也有以特別畫風繪畫的挪威國王畫像；1986年首個讓公眾列席與市議員論政的市議廳設在二樓，半月形的設計，跟香港昔日的立法會相似，但前者規模較小，最特別的是牆上用了稻草及麻線編織而成的布料，寓意房內議事，為的是未來。街頭上，偶有遇上騎馬的巡警巡邏，不過，街上的乞丐，跟十多年前的景象截然不同。據香港土生土長的極地探險專家張偉賢(Wilson)解釋，這跟歐洲湧現難民潮有關。

出征斯瓦巴群島

在博物館了解基本的知識後，全團逾二十人，年紀由最小、十二歲的中一學生到年紀最長的七十四歲退休科研人員，浩浩蕩蕩赴白雪皚皚、太陽永無休息的斯瓦巴群島。

島上的市鎮隆雅市(Longyearbyen)面積不大，遊客必須聽從極地專家的指示，只可在約200米的直街上遊走，以防被生活於極地的野生動物尤其是北極熊突襲。直街短小但一應俱全，街後一排又一排色彩鮮艷的小屋，前面是一間又一間的餐館、超級市場、酒店、迷你商場，街尾坐落一所以極地科研為主的大學及博物館。不過，最吸引人的是，街的正中央豎立了煤礦工人的雕像，紀

念他們早年在北極開採煤礦的歷史。此外，在距離約十分鐘車程處，坐落了一間社區會堂，內裏有舞台，設備並非現代化，但可設想當年辛苦耕耘的煤礦工，也要有滋養精神面貌的文化生活。

隆雅市雖有特色，但仍不及純淨的藍色冰川、自由自在的北極野生動物般吸引。是次旅程與一群科研人員為伍，整個行程不離科研。每天坐快艇出動，必然看見科研人員在大小不一的冰川收集水樣本，之後在船上用顯微鏡目測以及分離水中的浮游物。同時間，科研人員進行活動教學，帶領及指導五名中學生進行科研旅程，收集水樣本、泥土，又即時講解地衣生長的故事。最值得“興奮”的是，科研人員發現了一個疑似最毒的“阿歷山大”藻的蹤影，這本不值得興奮，因為它的出現顯示環境已經或面臨破壞，但救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找出“兇手”，率領科研團隊的何建宗教授已把樣本交與內地暨南及廈門大學的科研團隊研究。

說到科研，當然要到中國在北極的科研站——黃河站打卡。雖然站內無人兼

不是隨便可進入，但看到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即時叫人肅然起敬。

峽谷蒼茫賞雪山

每次坐在快艇，臉頰都要接受考驗，承受攝氏零度以下的溫度，加上刺骨的海風或海水撲面而來，指頭已冰得失去知覺，但是，當一雙腿踏在無瑕疵、柔軟體體的雪地上，難受的感覺盡消，換來的竟是複雜的心情，既渴望感受冰雪的細膩，但又不忍這完美無瑕的景象被破壞。就在此刻，親身感受到“破壞”的威力。試問，漫天一望無際而又靜謐的雪白景象，海鳥在空中互訴心聲，人類又豈能忍心打破箇中的和諧？更遑論目睹一個數以百萬年方可積聚而成的冰川，一個如旺角球場般大小面積的冰塊，不消一年已因氣候暖化而灰飛煙滅？這些情景對照極地裏，竟發現有一張乳膠造成的床褥、昔日殺鯨的遺址及捕鯨者的墳墓……

今次旅程，當然還有探險。在專家帶領下，踏足人跡罕至的峽谷。登陸後，先要在冰面上緩步前行，這邊廂在冰面上踏步，那邊廂便即見裂紋處處，再迎來凜冽颯面的冰風，更覺舉步維艱，但當在山丘頂回頭一望，看見水中湧現一座又一座的雪山，閉目享受海鳥與寒風交織的奏鳴曲，之前感受的艱辛、氣喘如牛、指頭已冰得麻痛等，已不算什麼。

冰天雪地，讓人感受到大自然至美的一面，浩瀚，安寧，更特別的是，一般人無法體驗到的是，在冰天雪地上食雪條，享受極地的自製啤酒，夫復何求？

▲登陸峽谷後，要在冰面上緩步前行



▲科研人員表示，冰塊的形狀可以反映出冰川的結構



▲冰塊恍如經藝術家雕刻而成



▲北極之美，誰忍心破壞？



▲奧斯陸市政廳

